

朝 华 夕 拾

魯 迅 著

62

研究所



文学小丛书

朝 华 夕 拾

鲁 迅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二 年 · 北 京

02103

朝 华 夕 拾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682 字数55,000 开本767×1092毫米 $\frac{1}{50}$ 印张2 $\frac{17}{25}$ 插页2

1962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册

定价 (3) 0.20 元

前 言

《朝华夕拾》，共十篇，是魯迅 1926 年在北京和厦門两地时所写的追忆幼少年时代生活的散文。这些作品辞采清暢，鮮明紧健，每篇都晶瑩如珠玉；在叙述父亲、保姆、师、友的同时，渗透着作者偉大的爱憎，閃爍着反封建的鋒鏑。如在《阿长与山海經》中写出了保姆阿长的朴实、善良的性格；在《二十四孝图》中对宣揚封建倫理观念的画頁，猛烈的加以深恶痛絕的批判；在《父亲的病》中控訴了旧社会中某些医生的欺詐的行为，也叙述了作者所曾經走过的顛沛困頓的生活道路；在《范爱农》中用滿腹的憤怒和同情描繪了一个倔强的、不容于旧社会的不幸人物的一生；在《狗·猫·鼠》等篇中，对当时現代評論派陈西滢等人，給以无情的諷刺。因此，这本虽是回忆的作品，它却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犀利匕首、投枪，全书充分輝耀着魯迅一貫的战斗精神。

FVP 6/101

目 次

小引.....	1
狗·猫·鼠.....	4
阿长与山海經.....	19
二十四孝图.....	28
五猖会.....	39
无常.....	45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58
父亲的病.....	66
琐记.....	75
藤野先生.....	87
范爱农.....	97
后记.....	110

小 引

我常想在紛扰中寻出一点閑靜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蕪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連回忆也沒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軌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門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鳴叫，竟記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繞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①。现在是，連这“一觉”也沒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沒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蔥得可爱。看看綠叶，編編旧稿，总

① 《一觉》，最初发表于1926年4月《語絲》周刊第75期，后收入《野草》中。

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驅除炎熱的。

前天，已将《野草》編定了，这回便輪到陸續載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华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現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蕪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轉成离奇或蕪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閃燦罢。

我有一时，曾經屢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蠱惑。后来，我在久別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記憶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顧。

这十篇就是从記憶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輟，經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①后五篇却在

厦門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經是被学者們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魯迅于广州白云樓記。

-
- ①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洋軍閥政府曾拟通緝当时北京文教界人士五十人，魯迅也在其內，因此从那时至5月間，他曾数次避居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处。有一次避居德国医院时，因医院病房已滿，即在該院一間堆积杂物兼作木匠作場的房中暫住。

狗·猫·鼠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①；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②之流，可就

① 即短篇小说《兔和猫》，收在《呐喊》中。

② 这里名人或名教授，指当时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也指陈西滢、徐志摩等。鲁迅写本文时（1926年2月间），正是他对现代评论派反动言论的斗争继续展开的时候，陈西滢等一面以造謠等卑鄙的手段诬蔑鲁迅，一面又由徐志摩出面，在1926年2月3日《晨报副刊》上发表《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一文，装出一种和解的态度，不仅企图用混淆是非的方法以缓和鲁迅对他们的斗争，而且还以双方都是“负有指导青

危險已極。為什麼呢？因為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③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渾身發熱之後，做一封信登在報紙上，廣告道：“看哪！狗不是仇貓的么？魯迅先生却自己承認是仇貓的，而他还說要打‘落水狗’！”^④這“邏輯”的奧義，即在

年責任的前輩”這類話，企圖加罪於魯迅。魯迅在這時前後揭露現代評論派反動面目的許多文章都收在《墳》、《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等書中，這裡只是隨筆的觸到。

- ③ 這是當時徐志摩稱陳西滢並用以恫吓魯迅的話。當1925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因章士釗和楊蔭榆等壓迫而引起風潮的時候，陳西滢曾對眾公開惡毒地誣蔑了女學生，豈明在1926年1月20日《晨報副刊》《閑話的閑話之閑話》一文中加以揭發後，陳西滢就在同月30日《晨報副刊》《“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中矯辭強辯，徐志摩也在同日《晨副》上發表《關於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替他強辯，並且恫吓魯迅說：“說實話，他（指陳西滢）也不是好惹的。”

- ④ 這裡這段話，也是魯迅隨筆對於陳西滢的揭露和反擊。陳西滢在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上發表一篇誣蔑魯迅的通信（《西滢致志摩》），其中說：“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又在末段說：“昨晚因為寫另一篇文章，睡遲了，今天似乎有些發熱。今天寫了這封信，已經疲乏了。”關於“打落水狗”，參看《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用我的話，來證明我倒是狗，於是而凡有言說，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說二二得四，三三見九，也沒有一字不錯。這些既然都錯，則紳士口頭的二二得七，三三見千等等，自然就不錯了。

我於是就間或留心着查考它們成仇的“動機”。這也並非敢妄學現下的學者以動機來褒貶作品^①的那些時髦，不過想給自己預先洗刷洗刷。據我想，這在動物心理學家，是用不着費什麼力氣的，可惜我沒有這學問。後來，在覃哈特博士(Dr.O. Dähnhardt)^②的《自然史底國民童話》里，总算發見了那原因了。據說，是這麼一回事：動物們因為要商議要事，開了一個會議，鳥、魚、獸都齊集了，單

① 這里也指陳西滢。他在《現代評論》第48期(1925年11月7日)《閑話》中說：“一件藝術品的產生，除了純粹的創造沖動，是不是常常還夾雜着別種動機？是不是應當夾雜着別種不純潔的動機？……年青的人，他們觀看文藝美術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一定不願意承認創造者的動機是不純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種文藝美術品，我們不能不說它們的產生的動機大都是混雜的。”陳西滢這段話是企圖貶低和抹煞魯迅等批判現實社會、打擊反動勢力的作品的戰鬥作用和意義。

② 覃哈特博士(1870年生)，德國文史學家。

是缺了象。大家議定，派伙計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圈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認識。”它問。“那容易，”大众說，“它是駝背的。”狗去了，遇見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紹給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經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話却实在不漂亮；結怨也結得沒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沒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嚙齧做作的事总比人間少。它們适性任情，对就对，錯就錯，不說一句分辯話。虫蛆也許是不干淨的，但它們並沒有自鳴清高；鷙禽猛兽以較弱的动物为餌，不妨說是凶殘的罢，但它們从来就沒有堅过

“公理”“正义”^①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②。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① “公理”、“正义”等，都是当时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常爱用来掩盖他们反动面目的字句。如在1925年11月女师大复校后，陈西滢等就在宴会席上组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目的是支援北洋军阀政府迫害学生和当时教育界进步人士。

② “颜厚有忸怩”，见《尚书》《五子之歌》，意思是面皮虽厚，内心也感到惭愧。

現在說起我仇貓的原因來，自己覺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別的猛獸不同；凡捕食雀、鼠，總不肯一口咬死，定要盡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厭了，這才吃下去，頗與人們的幸災樂禍，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壞脾氣相同。二、它不是和獅虎同族的么？可是有這麼一副媚態！但這也許是限于天分之故罷，假使它的身材比現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麼一種態度。然而，這些口實，仿佛又是現在提起筆來的時候添出來的，雖然也像是當時涌上心來的理由。要說得可靠一點，或者倒不如說不過因為它們配合時候的嗥叫，手續竟有這麼繁重，鬧得別人心煩，尤其是夜間要看书，睡覺的時候。當這些時候，我便要用長竹竿去攻擊它們。狗們在大道上配合時，常有閑漢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見大勃呂該爾(P. Bruegel d. Ä.)的一張銅版畫 *Allegorie der Wollust*① 上，也畫着這回事，

① 大勃呂該爾(1525—1569)，歐洲文藝復興時代法蘭德斯的諷刺畫家，*Allegorie der Wollust*，德語，意義是“色情的喻言”。

可見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自从那扶
掖的奥国学者弗罗特(S. Freud) 提倡了精神分析
說——Psychoanalysis, ① 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譯作
“心解”的，虽然簡古，可是实在难解得很——以
来，我們的名人教授也頗有隱隱約約，檢来应用的
了，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
我不管，至于我的打猫，却只因为它们嚷嚷，此外
并无恶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当
現下“动辄获咎”之秋，这是不可不預先声明的。
例如人們当配合之前，也很有些手續，新的是写情
书，少則一束，多則一捆；旧的是什么“問名”“納
采”，磕头作揖，去年海昌蔣氏在北京举行婚礼，拜
来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还印有一本紅面子的
《婚礼书文》，《序論》里大发議論道：“平心論之，既
名为礼，当必繁重。专图簡易，何用礼为？……然

① 弗罗特(S. Freud, 1856—1939)，通譯佛洛伊特，奥国
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學說的創立者。所謂精神分析學
說，主要的即以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現
象，都是由于人們因受压抑而藏伏在下意識里的某种
“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章士
钊曾譯有《弗罗乙德叙傳》和《心解学》。

則世之有志于礼者，可以兴矣！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然而我毫不生气，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場；因此也可見我的仇猫，理由实在簡簡單單，只为了它們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緣故。人們的各种礼式，局外人可以不見不聞，我就滿不管，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覺的时候，有人来勒令朗誦情书，奉陪作揖，那是为自卫起見，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还有，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給我一个紅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閣”，“小儿完姻”，“敬請观礼”或“闔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險的暗示”^①的句子，使我不化錢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

但是，这都是近时的話。再一回忆，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說出这些理由之前，也許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至今还分明記得，那原因是极其簡單的：只因为它吃老鼠，——吃了我飼养着的可

① 这也是陈西滢的話。他为了强辯誣蔑女学生(參看本书第5頁注③)事，在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上《致豈明》信中說：“这話先生說了不止一次了，可是好像每次都在罵我的文章里，而且語气里很帶些阴險的暗示。”

愛的小小的隱鼠^①。

聽說西洋是不很喜欢黑貓的，不知道可確；但 Edgar Allan Poe^②的小說里的黑貓，却实在有点駭人。日本的貓善于成精，傳說中的“貓婆”，那食人的慘酷確是更可怕。中國古時候雖然曾有“貓鬼”，近來却很少聽到貓的興妖作怪，似乎古法已經失傳，老實起來了。只是我在童年，总觉得它有点妖氣，没有什么好感。那是一個我的幼時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乘涼，祖母搖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給我猜謎，讲故事。忽然，桂樹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聲，一對閃閃的眼睛在暗中隨聲而下，使我吃驚，也將祖母講着的話打斷，另講貓的故事了——

“你知道麼？貓是老虎的先生。”她說。“小孩子怎麼會知道呢，貓是老虎的師父。老虎本來是什麼也不會的，就投到貓的門下來。貓就教給它扑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方法，像自己的捉老鼠

① 隱鼠，即鼯鼠。

② Edgar Allan Poe 通譯愛倫坡(1809—1849)，美國詩人和小說家。